岁月山河

钟声楼影

■ 王光磊

都说岁月像一条河流，永不回头。但在一水隔两岸的海甸溪，岁月就像昼夜奔涌的海水，涨涨落落，更像是边上伫立的红墙白缝的老钟楼，以精准刻度来丈量时光，用悠扬钟声启笛起航归航，温暖市井烟火，安稳南来北往多少旅人的忆梦。

咸湿的晚风拂过，这个城市里最傲娇的椰子树与晚霞一再挥手作别。在这高楼林立的滨海都市，长堤路的钟楼谈不上宏伟，但周边是一片草坪，隔路相望，一派南洋气韵。高不过五层的骑楼街，背靠水波欸乃的海甸溪，让你在过往时不经意抬眼间便能远远被惊艳到：她温温和和地守立在那里，卓尔不群，红而不炫，顶楼四个大钟分别朝向四方，像是一个久违的朋友，准时出现在你面前，让你有种莫名的亲近与慰藉。海甸溪里的渔船，白天在风浪里颠簸讨生计，入夜前乘着余晖归来，赶上华灯初上时靠岸，生猛鲜肥的渔获总能吸引北方的大妈大爷围观。他们分不清品种，都一味地叫海鱼，在他们眼里，海里的鱼都一样，只是形状各异，大小有别，但这不影响他们砍价，价格不跌，嗓门不竭。旁边的人民桥墩实依旧，上桥下桥，人潮人海。海南大学与钟楼隔溪相望。礼乐斋南楼最靠近海溪边，当年多少人在走廊里望着滨海大道的高楼大厦立下雄心壮志，也曾在夜里对着前面的一汪池塘发呆惆怅。过往船只的长鸣、池塘的蛙叫是他们梦中最悠长的回响。

桥的另一边，有着海市蜃楼般别样的繁华与诱惑，大家周末约好，经南门出，循桥而过，到水巷口街、博爱路、中山路、得胜沙路这些地方逛街散心，添衣购物。街上各商家门口大功率的音响竞相抢客，优惠叫卖声此起彼伏，比乡下大集市热闹多了。水巷口老爸茶店人声鼎沸，刚出炉的菠萝包忒大，绿豆饼芝麻饼蛋糕筒，真材实料，味道留香至今。等到夏暑，椰香清补凉碗碗透心凉，是晚上返校前必备的口福。新华路的小巷里，当街搭台正上演着一台名为《张文秀》的琼剧，内地的同学听得云里雾里，来自儋州、临高的同学也佯装认真看，大致揣测是生旦在互诉衷肠道相思之苦罢了，唱词是一句不懂的，看会热闹也就散了。后面那几个步行去解放路新华书店的大学生，听腔调应该是大四的师兄，一过桥就兴奋地交谈比画着，毕业后模糊的梦想仿佛在看到钟楼后变得格外珍稀并清晰起来。

三十年啊，晃眼而过恍如昨日，不知他们现在散落在何方，是否还怀揣着当年的理想，那个周末到女生公主楼下弹吉他的乐东籍学长，是否已找到心爱的姑娘。骑楼那几条老街，原先是城市里最时尚的街区，商行杂铺极盛，还有不少洋号，不过历经沧桑已旧迹斑驳，现在被改造成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。修旧如旧，传承文化，还是白墙拱廊女儿墙，店面变得奢华亮丽，但在城里已不再独享恩宠。再放眼方圆几里，一百多年前开埠通航的码头，现在已是牛车小巷变通衢大道，低矮瓦房建起大厦万千，不胜繁华，仿佛一幅黑墨白底的素描，渐染入色，到如今已是色彩斑斓、气派现代的油画了。

据说，近百年前修建钟楼，是为了统一全市的时间，方便通商及船只作息，可见当年水道繁忙，贸易隆盛。百年前，商铺开市打烊，码头船运交货，学堂上课作息，情人星夜约会，都以此钟为准点。钟楼不仅是最高的标志建筑，还是城市运转的心脏，南洋华侨心中最深的乡愁记忆。我常浮想起百年前的场景：黑白的相册里，老海口低矮的白墙灰瓦，水巷口码头船桅林立一片繁忙，华侨们奔走捐资的钟楼建成庆典，市民们万人空巷，锣鼓喧天，开启了城市新的年轮。百年钟楼，惯看春花秋月、台风肆虐，多少变迁与旧事被镌刻，多少悲欢与离合被吹散云烟。

来来往往，记不清多少次经过钟楼，我都爱多看几眼钟楼，看楼上白色大钟永不停歇，看拱形窗户阅尽风华，看楼顶欧式塔尖永指苍穹。也穿过人民桥，看看母校的东校门，我想，现在南门的小吃街依然热闹，东坡湖依然水波不兴，图书馆依然灯火通明，当年靠窗的座位依然抢手；在草长莺啼的校道上，老师们正不徐不疾迎面走来，笑脸盈盈。一个雨后初晴的下午，我路过长堤的十字路口，路面锃亮如洗，一道美丽的彩虹环绕钟楼的上空，显得格外绮丽迷幻，偌大的时钟时针分针不知疲倦地转动，不曾为谁停歇过片刻。

霎时，我恍惚想起当年小说里一辈子赶驴磨面的憨老六，他继承祖业，天天与驴围着石磨打转着，这是他所有的事业与生活，好像与他人无关，与春夏秋冬无关。也许，这世间的一切，都是在循着某种力量运转着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。而我欣喜的是，钟楼时光轮转，我们虽已永别青春，但我们曾经依存的城市，沧桑巨变，四季繁花，海口浦已变成人人向往的美丽椰城，当年小心翼翼的帆船，早都化身万吨巨轮，满载奋斗的梦想，在洪亮悠扬的钟声里，驰向蔚蓝的汪洋大海。

如烟往事

侨批的见证

■ 李高兰

近期热映的温情影片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以一纸侨批为脉络，铺展出一段跨越山海的岁月往事。

这部无华丽制作、无流量加持的影片，直抵心底，引起生在侨乡长在侨眷家的我的无尽共鸣。

我的家乡——海南琼海是底蕴深厚的著名侨乡。与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剧情的发生地潮汕同属闽南语系，可谓乡音。片中人物使用潮汕方言，海南人基本能听懂。当地称远赴南洋为“去番”，唤旅居海外同胞为“番客”，归国返乡称作“回唐山”，方言表述与琼海本地别无二致。南洋寄回的家书，潮汕与海南皆称侨批，但我的家乡人在口语中更习惯唤作“南洋批”。

琼海临海而立，上世纪初，无数乡亲为谋求生计，背上行囊告别故土，踏浪远航奔赴南洋。茫茫海上行舟，颠簸飘摇，而前路满是未知的艰辛。

我的家族先辈们当年的闯荡经历，与片中的人物一样。我的祖父幼年丧父，母亲改嫁，家境贫寒，靠放牛为生。祖父14岁那年，有南洋客归国回村，见其勤恳机敏，又怜其身世，便带着祖父远赴新加坡闯荡谋生。

父亲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，细致记述了祖父在南洋打拼的岁月：未曾进过学堂的祖父，在陌生的异乡受尽苦楚，各类粗重杂活尽数包揽。成年后投身轮船机务，从底层学徒开始，步步打拼，勤恳钻研，一路晋升为轮机长。祖父半生省吃俭用、勤勉劳作，终于积攒下了一些家业。

因为曾经饱尝人间疾苦，祖父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，他恪尽职守，不敢懈怠。他弯折变形的手指，便是岁月留下的苦难印记。

祖父是一位在异乡打拼的普通海南人，但他曾经有过舍身救船的英勇壮举。有一次，船上管道突然破损，形势甚是危急，祖父当机立断，不顾炉膛内的高温，裹紧浸水毛毯，平卧木板上被推入炉膛抢修。炉膛内热浪灼人、几近窒息，祖父数次进出，往复煎熬，终于成功堵住破损管道。轮船安然无恙，全船人的性命得以保全，而祖父因体力透支，险些葬身高温之中。

受祖父影响，大伯、二伯和我的父亲皆以航海为业。

1949年，年逾花甲的祖父返乡归家，带着他的小儿子——我的父亲。自此叶落归根，安居故土。大伯二伯两家，则定居新加坡。

儿时，我常依偎在祖父怀中，抚摸他畸形的手指，追问缘由。祖父轻抚我的脑袋，缓缓诉说他年少时远赴他乡、历尽万般艰辛的漂泊岁月。影片中拥挤简陋的南洋旅店，狭小逼仄的房间、拥挤不堪的楼道，皆是祖父当年讲述他闯荡南洋的真实场景。

1995年，我曾远赴新加坡探亲——这是一片浸润着家族两代人血汗的土地。旅居一月有余，四里乡邻皆言，祖父当年身居轮机长要职，收入优厚却一生勤俭自持。烟酒从不沾染，船只靠岸码头，旁人纷纷乘车归家，他却执意徒步一小时路程，只为省下些许开销。

我生于1950年，彼时家乡设有侨批局。奔走乡间的侨批员，骑着老旧单车穿梭于村落中，传递银信合一的家书汇款，送来海外亲人音讯，补贴家中日常生计。侨批员是乡间最受欢迎的身影，单车铃铛叮当声响，便是侨眷心中最美的期盼。

每至腊月年关，侨批如雪片般纷至沓来，侨批员背着沉甸甸的包裹走村入户。乡民碰面寒暄，不再问询三餐温饱，一句句是否收到“南洋批”？道尽侨乡人家的牵挂惦念。

一纸家书未必皆是佳音，乱世流年悲欢无常。乡里荣姑新婚不久，丈夫远赴南洋，未曾想等来的竟是噩耗家书。痛失爱人的她强忍悲痛诞下遗腹女，守着老屋，赡养婆母、抚育幼女，寒窗苦熬，历尽半生凄苦。

祖父目不识丁，却将远方儿子寄来的侨批视作珍宝，整齐收纳于南洋带回的皮箱里。老人家看淡钱财物资，心中最牵挂家族子嗣绵延。闲时常细数孙辈人数，感慨家族香火传承，此生无愧先祖。

看到影片中的一些片段（在拥挤的楼道里，不同年龄、各种装扮的南洋游子排着队，请端坐于桌前的人代写家书、代发银信、代发“侨批”），我不禁联想，祖父一字不识，当年也是这样排着队请人代笔写“南洋批”的吧？当年他就这么排着队，把自己积攒的一笔一笔浸透血汗的钱寄回家，建造起一幢富丽堂皇的房子。

一封封侨批，是游子一颗颗赤诚的心。我小时候，父亲在岛外工作，家中长辈皆不识字，收发侨批，都需登门请人代写诵读。

祖父对我这个他身边唯一的孙女疼爱有加。当年我口袋里的“钱仔”（零花钱）总比同龄人多。但我的“钱仔”并非花在买零食上，而是花在租“公仔册”（连环画）上。镇上有租看“公仔册”的小摊位，每租一本“公仔册”，租金一分钱，押金一毛钱。

那时的我整天流连于“公仔册”摊位，花掉了口袋里所有的“钱仔”，但一册册图文故事，也让我比同龄人多识了一些汉字，小学一年级时，便能结结巴巴地读“南洋批”。

每当祖父迫不及待地要我读“南洋批”时，我便讨价还价地撒娇道：“阿公得给阿侬‘钱仔’使（花）。”

“好！好！阿公给！阿公给。”祖父很爽快。这些祖孙相伴的温馨时光，成为我童年最珍贵的回忆。

纵观侨史，一纸侨批是华侨漂泊岁月的见证，是山海相连的纽带。侨批之中，藏着百姓悲欢离合，镌刻着华侨吃苦耐劳、重信守诺的品格，更凝聚着中华儿女爱国爱家、血脉同心的家国情怀。

《老钟楼》（水彩） 王家儒 作

文艺随笔

醇儒陈寅恪

■ 姚秦川

1937年，因遭丧父之痛，加之长时间用眼过度，陈寅恪的右眼于当年失明。谁料8年后的1945年，他的左眼也因为视网膜脱落、错过最佳治疗时间而彻底失明。从此，陈寅恪的世界一片黑暗。

其实，在左眼还没有完全失明之前，陈寅恪便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他曾对学生王仲翰坦言：“我之目疾非药石所能医治往返矣！因韶龄嗜书，无书不观，夜以继日……而有时阅读，爱不释手，竟至通宵达旦。久而久之，形成了高度近视，视网膜剥离，成为不可幸免之事！”

陈寅恪心里也非常明白，造成双眼最终失明的原因，“盖因读书太多”。可是，对于嗜书如命的陈寅恪来说，让他放下手中的书又谈何容易。

1946年，抗战胜利后，内迁昆明的清华大学在北京原址恢复教学。复校后第一天，年近花甲的陈寅恪便第一时间向校方提出，自己打算在历史系和中文系分别开设“隋唐史”和“唐诗研究”两门课程。

此事若放在其他教授身上，开设两门课倒也稀松平常。对于已经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来说，却难于上青天。如若上课，他只能在助理的协助下才能完成。

那天，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和其他几位老师前去看望陈寅恪，考虑到陈寅恪体弱多病又双目失明，雷海宗便好心地劝说他，先休养一段时间，专注于个人研究，这样对他的身体也有好处……

还没等到雷海宗把话说完，陈寅恪便直截了当地回绝道：“我是教书匠，如果不教书，怎么能叫教书匠呢？我当然是要开课的。至于个人研究，那是次要的事情。再说，学校每个月都付给我一笔钱，我怎么可能光拿国家的薪水，而不干活呢？”

看到陈寅恪决心已定，雷海宗内心感慨不已。不过，他还是有点担心陈寅恪的身体吃不消，最后又用商量的口气建议道：“那你能不能暂时开设一门课，这样工作起来也相对轻松一些。”

陈寅恪当然也明白雷海宗是为自己好，不过，他还是想也不想地摇了摇头，最后表示：“虽然我的眼睛看不见了，但是我的脑子还好使，我希望将自己的全部所学传授给学生，让他们早日成为有用之才，这也是我目前最大的愿望。”陈寅恪发自内心的一番话，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。

对于当时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来说，开设两门课确实不太容易，给精神和身体都带来极大的挑战。陈寅恪不但坚持了下来，并且在教学中，就算是以前讲过无数次的内容，在每次上课前，他还会重新一丝不苟地备好讲义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国学深厚的梁启超说自己著作等身，但比不上这位先生寥寥数语有价值；北大天才傅斯年评价陈寅恪的学问时表示，“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”。陈寅恪，一位令所有人折服的醇儒。

陈寅恪先生。 资料图

人生况味

老王牧牛

■ 徐海鹰

伴着枝头荔枝次第轻染胭红，大山里的各种山花一夜间或破萼初荣，或芳华尽展地缀满了青青绿绿的原野。到了五月，丹荔凝红，野花就开得更热烈了，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、紫的、粉的，交相辉映，竞相装扮田间、山峦、地头、路边和枝头，五彩缤纷，散发着各种香味。

昨夜，下了一夜的雨，也听了一夜的雨声。晨起，来到野外，此间晨风携着湿润的凉意，裹着原野的泥土气息拂面而来，大地一片湿漉漉的，我伏下身子，仔细看花朵儿，花朵上水珠晶莹。山风吹过，水珠滚落草丛，倏地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在这片野花盛开的原野上，有妻子经营的一座“妃子笑”荔枝果园。果园里，碧树悬丹珞，玲珑缀满梢，满园的朱赤丹彤燃烧着火红的五月。在我家荔枝果地的旁边，有一块通过土地规范化综合整治使用的水田，面积980多亩，播种时，机械轰鸣，场面壮观，稻子熟时，大地一片金黄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秆，散发出阵阵稻香和泥土清香。稻子收割了，引来一群群白鹭鸟，飞来飞去，闲庭信步，田间啄食。又适逢几场夏雨降临，田野就长满了青草，草间也散漫自在地盛开着各色野花，像一张绿底嵌花的毯子，微风掠过，丛间野花随风仰俯，纤枝轻颤，暗香浮动，一派悠然野趣。

而这湿润的田间草地，青草碧绿，到处呈现出旺盛的景象，犹如一处天然的夏牧场。于是，有一个放牛人便随着葱葱的绿意赶着一群牛悄然而至。

放牛郎约60岁，是村里人老王，骨子里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。他天天赶着牛群到这片田野来牧牛，风雨无阻。他养了几十年的牛，也早已习惯了牛尿的臊味。我常常看到这样的画面：他骑着三轮摩托车，追逐落日，去驱赶走远的牛群，他扬鞭的样子，俨然一位号令天下的统帅。有时，他偶尔也停下脚步，到我庄园里避避雨，躲躲热焰，我们就这样认识了，我叫他老王。他乐观开朗，性格沉稳，很健谈，喜欢谈天论地，博古论今，我惊讶于他的知识储备，每个方面、每个人都讲得有理有据有出处，令人佩服。他更喜欢讲自己与牛的故事，坚持自己的信念。老王还喜欢关注国际形势，口若悬河。而更多时候，他会寻田间一隅或树荫底下，伴着牛群，静静地坐在摩托车上看书。有一次，我走近他，发现他正读李娟的《寇牛记》，我看见车斗里还有摞着几本书，翻开一看，是张建鲁的《老牛的咏叹调》、周济林的《相牛记》（《人民文学》2025年第7期）、冰浪漫成水的小说《牛在我的记忆中是个忧伤的符号》，还有一本韩少功的《马桥词典》。翻开书签处，已阅读到“志煌训牛”的片段。我不解，问他：“怎么都是关于牛的作品呀？”他笑笑，说他从小就喜欢读书，读各种书，钟情于文学，读书能养人呐。他说自己养了一辈子牛，牛是灵性动物，是人最好的朋友。他抬头望着夕阳下进食慢徜徉的牛群，两眼放光。轻轻说：“我这辈子与牛相伴，一起老去。”他的话很干净，很催泪。

一头小牛犊不知什么时候，摇摇晃晃地来到我们跟前，明亮的双眸，童真般地望着我们，王老汉跳下摩托车，张开双臂，轻轻将小牛搂在怀里……

夏序初临，田野丰富多彩，花趣、果趣、人趣、牛趣、书趣、情趣……大山与原野因趣而忘俗，因趣而知欢，因趣而栖心。

诗路花语

蝶恋花·观剧《主角》（外一首）

■ 周济夫

丽质天生惹人妒，逆袭漫言，绚烂惊寰宇。
高亢秦腔传裂素，梦回午夜知何处。
隔世山村掩尘土，浣取鲛珠，应与泪珠侣。
幸有师恩同慧目，芙蓉出水明烟浦。

★鹧鸪天·观电视剧《装台》

苦乐酸甜已备尝，台前台后总仓皇。
因缘未到枉情热，机遇迟来偏胆怅。
馁不认，事堪伤，一杯小酒酌斜阳。
桃花人面年年有，大幕金红看作场。

母瑞山

■ 钟少勇

沿着一条蜿蜒的小道
走进九十多年前的密林

绿影婆娑垂下的绷带
嵌入大地已知未知的姓名

遇见几丛革命菜
苦涩的汁液如此浆洗辘辘饥肠

红军潭用足够的宽广
接住了纵身跃下的水花

南牛岭西麓
始终有仰头望山的人

脚步很轻，怕惊动那些年的枪声
脚步很重，走不出那些年的模样

投稿邮箱 hnrbzpb@163.com